

孟子趙注

函一冊二



滕文公章句上

孟子卷第五

趙氏注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以

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覲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

亦能爲之何爲畏之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言欲有所爲當若顏淵庶幾成覲不畏乃能有所成耳
又以是勉世子也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
尙可以行善者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也
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

章指曰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
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

孟子歸在鄒也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

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來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飭饜粥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

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

孟子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

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尙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

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
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
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尙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
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

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

章指曰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義與上篇同孟子旣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

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

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

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尙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飢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

爲民父母使民矜矜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尸溝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者其子雖未仕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以學習禮教化於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者老教者教以禮樂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斁謂常事所序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

使畢戰問井地

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
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
也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
定也

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
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
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

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
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
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
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尙有餘力者
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
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
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
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

死徙無出鄉

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

功也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
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
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
之道睦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
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

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

章指曰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脩學校勸禮義
敕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

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爲神農

之道者踵至也麀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氓野人之稱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掾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陳相言許行以爲滕君未達至道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

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

曰然

相曰然許子自種粟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

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

曰否許子衣褐

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

曰褐臬衣也一曰粗布衣也

許子冠乎

孟子問相

曰冠

相曰冠也

曰奚冠

孟子問許子何冠也

曰冠素

相曰許子冠素

曰自織之與

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

曰否以粟易之

相言許子以粟易素

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孟子曰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

曰害於耕

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犁用之耕

否邪

曰然

相曰用之

自爲之與

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

曰否以粟易之

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

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爲反於百工交易紛
紛爲煩也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

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尙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
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爲邪欲以窮許
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
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

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
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
者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
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
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
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
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
曰禹敷土治土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
熾盛者而焚燒之故禽獸逃匿而遠竄也

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

不入雖欲耕得乎

疏通也淪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
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得
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如此寧得耕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爲稻黍稷麥菽也五穀
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
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

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弟兄弟朋友貴信契之教也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放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重喻陳相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

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己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爲己憂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尙爲易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
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乎巍巍
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
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
自耕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夷蠻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
之人則其道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
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

年師死而遂倍之

陳良生於楚北游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

可尙已

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絜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甚白也何可尙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耳馱博勞也

詩云七月鳴鳧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託於大古非先
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竝耕傷害道德
惡如馱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
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
爲不善變矣

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
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
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爲不善
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復爲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僞誕不欺愚小民也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賈故曰無二賈者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蕤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國家者也章指曰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敍以匡之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

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

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

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子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我聞夷子爲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未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之夷子名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
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厚之
事先從己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
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
赤子之罪也

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
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
天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
達人情者也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

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棄之壑中也

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爲獸

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爲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藁裡籠帚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

章指曰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玄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

齊文公齊何下

孟子卷五終

陳代曰不

趙注

陳代曰不

且曰曰

不

如

事

事

事

孟子趙注卷五終

孟子趙注卷五

二十三

關中叢書

三平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滕文公章句下

孟子卷第六

趙氏注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

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

強而後可

強嬖奚乃肯行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

謂王良良不可

王良不肯

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
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
奚小人也不習於禮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

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
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
與嬖奚同乘故請辭

御者且羞於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

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尙知恥羞此射者不欲與
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
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
正人

章指曰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孟子時人爲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
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
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
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謂也大道仁
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
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

者不惑乃可謂大丈夫

章指曰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腠也惟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

也不亦可弔乎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
子之難仕何也

曰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若
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

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

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章指曰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爲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
之國得無爲甚奢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
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簞筭也非以其道一筭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
下爲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士無功事而虛食人者不可
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

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羨餘也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

以求食與

彭更以爲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

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

曰食志

彭更以爲當食志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子食乎

曰否

彭更曰不然也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

章指曰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

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問宋當如齊楚何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

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不以祀

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
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
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
餉此之謂也

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尙書逸篇也仇怨也言湯
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

夫匹婦復讎也

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始也言湯初征從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

也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
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
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尙書逸篇之文攸
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
惟念執臣子之節匪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
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
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
火之中討其殘賊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伐殺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此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

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焉
章指曰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
雖欲不王末由也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不勝宋臣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
傳諸

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
人傳之邪使楚人自傳相之邪

曰使齊人傳之

不勝曰使齊人

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
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
得矣

言使一齊人傅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謹也如此雖日
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
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
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

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

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

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

章指曰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

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大甚迫窄則可以見之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

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

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

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

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
非由所知也

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
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

章指曰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亡得宜正己
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
然後已何如

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

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卽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

章指曰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心速然後可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

天下之生生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卑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

之以爲窟穴而處之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尙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旣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竝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

之天下大悅

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書尙書逸篇也不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言孔子之後聖人之道不與戰國從橫布衣處士游說

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說與上篇同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此詩已見上篇說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是周公所欲伐擊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險詖之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

章指曰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蹟
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是豈得不辯
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
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
糧而餒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
擇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

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纊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纊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

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頗頗曰惡用是駝駝者爲

哉

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己仲子也頻顙不說曰安用是鵝鵝者爲乎鵝鵝鵝鳴之聲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顙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鵝鵝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屨纊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

築室也是尙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

章指曰聖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比諸巨擘也

孟子趙注卷六終

乾隆壬辰夏

休寧戴氏校

本曲阜孔繼

涵重校刊

離婁章句上

孟子卷第七

趙氏注

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
索之離朱卽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
必須規矩乃成方員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
題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
至巧亦猶須規矩也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法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

盡己目力續以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知審故用之不可勝極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音須律而正也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
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
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
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
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
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
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爲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爲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爲賊其君也

章指曰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爲要不仁

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之爲君臣道備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
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
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諡之也
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耳以前
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

章指曰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諡
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
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三代夏殷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
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
惡醉而強酒

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

章指曰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勿去患必在身自上
達下其道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

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己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

天章指曰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

恆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

國家謂卿大夫也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
章指曰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

教溢乎四海

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

章指曰天下傾心思慕嚮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

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齊景公齊侯景諡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
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
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為強國故齊
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為婚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
師也

今小國以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
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故七年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億萬人天旣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暢之禮

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虜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
下無敢與之爲敵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
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爲國
誰能違仁而無敵也

章指曰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
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
伐而後人伐之

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爲可毀壞
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

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已見上篇說同也

章指曰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
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

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鷦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壙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獺獷也鷦土鷦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毆民若此也湯

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卻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

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

章指曰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毆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言人尙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

章指曰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邇近也道在近而求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苦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

章指曰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

者未之有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

章指曰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
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
伯善養老者

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
皆老矣往歸文王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
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
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將往矣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章指曰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
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地不務
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

章指曰聚斂富民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固聞鳴鼓以戰
殺民土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

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度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哉
章指曰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
之道斯爲審矣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
焉惡得爲恭儉

爲恭敬者不侮慢人爲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
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爲恭儉之
行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諂笑之貌

強爲之哉

章指曰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于之而錯其心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

孟子曰禮也

禮不親授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不邪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爲豺狼之心也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髡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

天下乎

章指曰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

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

莫大焉

易子而教不欲自責以善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章指曰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
義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

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仁義則何能事
父母乎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
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
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
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將徹請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
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
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
孝也

章指曰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

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閒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章指曰小人爲政不足閒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閒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

章指曰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章指曰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爲人師者惑也
章指曰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
故曰師乎師乎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

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
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
也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

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

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

曰子來幾日矣

孟子問子來幾日乎

曰昔者

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

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思深望重也

曰舍館未定

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卽來館客舍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

曰克有罪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章指曰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

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
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

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鋪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鋪啜也

章指曰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置窮處鋪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
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章指曰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聞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

容而中心樂之也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

章指曰仁義之本在於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於外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

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爲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

章指曰以天下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也

孟子趙注卷七終

一

子孫無窮也

其國其家其天下

其德其業其功

其美其名

其樂其樂

其樂其樂

其樂其樂

其樂其樂

其樂其樂

離婁章句下 孟子卷第八

趙氏注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負海也
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
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
畢文王墓近於豐鎬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

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章指曰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爲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卿爲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渡之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民未病涉也

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脩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渡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

章指曰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

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爲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行譬
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
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
其田萊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
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
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
有乎

章指曰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

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曾逝此之謂也

章指曰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故必從之

章指曰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
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爲也

章指曰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
大人不行疑禮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
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
賢以養己也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

以寸

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較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章指曰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人不爲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

章指曰貴廉賤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己乎

章指曰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佞不求何用不臧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不欲爲己甚泰過也

章指曰論曰疾之己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果能也大人杖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
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
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

章指曰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

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

章指曰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事也

章指曰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造致也言君子問學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居之安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

章指曰學必根源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
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

章指曰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
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
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
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也天
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章指曰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

堯舜其是違乎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
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
也

章指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
者如是是之取爾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次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乾可立待者無本之故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

章指曰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閒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彊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章指曰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辟害其閒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讜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尙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己行有不合世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章指曰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
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楚之檇杙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
爲名檇杙者囂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
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
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
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
聖人之謙辭

章指曰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
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
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予我也我未得爲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
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也

章指曰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
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
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
也

章指曰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則士病諸故設
斯科以進能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
羿有窺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
家衆殺之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

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瘡疾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

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

章指曰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養凶獲患是故

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矣

孟子曰西子蒙不絜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絜以不絜汗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絜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絜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善也

章指曰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絜服供事上帝明當脩飾惟義爲常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爲桮棬非杞柳之性也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
其空虛無事之處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

則爲大智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章指曰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驩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章指曰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己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

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爲以此事來加我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

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己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

章指曰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人非其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章指曰上賢之士得聖一槩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爲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
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
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
乎

惰解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
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
善賊恩之大者

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

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
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

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母子之屬哉但以
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
爲妻子所養也

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爲人得罪於
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章子之行已
矣何爲不可與言

章指曰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曰
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盍何不去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

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室之壞者我將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

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爲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

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小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處同然

章指曰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

孟子紀之謂得其同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儲子齊人也矚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章指曰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之不達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

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播
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
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播閒郭外冢閒也乞
其祭者所餘酒肉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

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

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爲妻妾所羞爲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章指曰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
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為戒恥之甚焉

孟子趙注卷八終